

宋史

卷四百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04)
函號	10 1





宋史卷四百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



身史卷四十一  
考功  
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  
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  
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  
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  
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  
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  
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  
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座冗之  
弊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

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還初八年免銓  
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祝之信鉤考其故吏恠服有  
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賂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  
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  
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  
曹遂清遷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  
轉蔭薦肆爲姦欺不可控搏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  
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  
置籍以祝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



哀金殺在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人  
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  
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  
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蔽居官  
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  
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趣辨爲能而不  
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  
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  
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  
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

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  
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  
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  
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  
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  
討官提領戶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  
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  
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



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  
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  
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卽位  
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  
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  
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  
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  
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推  
歸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

恩典與正不異闕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肩指它  
姓爲甥姪旣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  
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  
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旣逐遠之矣屬高宗  
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  
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  
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  
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  
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  
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



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  
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  
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  
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  
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  
敏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  
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緡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  
山陰境有狻猊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  
渚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  
名曰王公湖築漁浦堤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

職脩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  
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  
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  
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  
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  
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  
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  
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  
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



得自陳母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  
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  
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叅議官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  
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  
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  
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

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宴金人來賀假吏  
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  
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文  
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  
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  
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  
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貨產止可行於疆盜贓吏至於  
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旣足則給



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處上遣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徵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且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

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叩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  
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  
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  
黑如漆語曰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  
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  
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  
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  
銷銅柰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  
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  
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

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  
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一官大猷與丞  
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  
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  
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齋存彙備忘訓鑒等

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  
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  
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弟調江陰尉浙西太僕  
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



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公海制屬連下家艱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燹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公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及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



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  
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  
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  
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  
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  
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  
教授將賓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

浙右擅放出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  
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  
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  
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  
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踈  
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  
和好尤戒鬪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  
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  
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  
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牧工豪孟



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  
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  
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  
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卽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  
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  
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  
閣脩撰依舊宮觀以卒諡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  
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  
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  
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卽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爲境憲  
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  
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  
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  
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  
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  
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  
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鎧轉運劉光祖亦  
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



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  
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  
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  
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  
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  
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  
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  
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  
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  
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  
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  
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覲適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  
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  
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卽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  
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  
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  
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  
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



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  
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  
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  
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三年  
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  
器監生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  
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  
撫副使吳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  
撫司募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  
編書示綬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

死卽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  
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綬  
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  
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  
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叅政李璧奏除利  
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  
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  
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各  
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



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  
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  
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  
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  
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  
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  
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  
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  
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脩官兼刑部郎官大  
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天祚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

更出迭入山岳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  
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  
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  
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  
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  
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  
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  
巨節憐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  
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  
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



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二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八年觀闈事出御批遂成此

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諫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



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禧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輒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



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  
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  
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  
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  
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  
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  
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  
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  
思傳伯成旣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

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  
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  
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  
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公海制置使以  
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  
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堃自  
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  
敬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



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慮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出落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

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復之預以爲慮除太常丞出知夔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闕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



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隴安府  
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  
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  
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  
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  
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  
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  
二百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  
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地也今

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  
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  
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耻而以言  
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  
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  
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  
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  
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



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

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日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揚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  
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  
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  
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旬我三日期  
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  
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兗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  
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  
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  
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  
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生帥來歸朝不期事

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  
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  
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  
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  
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  
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  
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  
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羅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  
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翽奕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



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  
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  
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  
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  
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  
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  
賦爲急吏有歿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  
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鄰

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  
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馬  
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由勸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  
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  
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  
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頹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  
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



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  
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  
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  
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  
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  
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  
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  
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  
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

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  
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  
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  
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  
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  
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脩撰差知隆  
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  
衢曰閉糴者配疆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在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  
傾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



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幕屬不  
從棄疾日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  
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  
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  
急緩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  
日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  
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  
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

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  
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坐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  
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  
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  
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今赴行在奏  
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  
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



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雖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闕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弁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經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歛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分貝若此是介之士也既厚賜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相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  
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  
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  
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  
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矣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  
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  
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  
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旬外授湖  
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下捕首  
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

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校官權禮部侍郎太常等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獻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  
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文密言者遂以異在言  
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乂乃予祠起  
知夔州兼本路安撫具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  
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  
其聲如雷異日戌日酉時火土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  
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句祠以寶謨閣待制提  
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開予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宮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荆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與舍詔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賑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母輕出文引母輕事董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頥程頥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



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  
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甸者勞而  
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鞠之甸者自說盜牛以賣遣詣  
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甸者辭益力因出  
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以租富室亡金  
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  
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且視之  
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卽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媿婦  
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  
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友之如是累

日途奪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  
龜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  
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  
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  
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  
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  
功曆示決不復在理宗初卽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  
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  
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  
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秩朝命



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  
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  
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  
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王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  
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  
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  
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  
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續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  
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  
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

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訖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  
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爲也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燭俱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  
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燭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  
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行燭而已自以職抵罪去都  
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燬



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  
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  
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淳  
州未上下父憂僞學禁典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  
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同  
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  
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  
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

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中易薪春  
夏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  
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  
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  
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  
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經  
筵講讀大臣奏對及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  
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



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  
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  
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  
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  
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  
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  
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推前日禁絕道學之  
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  
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  
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

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懲柔善良務備  
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  
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  
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  
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  
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  
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  
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  
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



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脩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俾以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

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門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腹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  
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  
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所著有奏  
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  
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  
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願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偽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  
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

人爲思主惡相心竊耻之母汗我攝昭州郡事獨丁錢  
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  
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  
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  
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  
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  
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謂太學風  
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  
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  
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



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  
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  
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又  
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  
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  
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周  
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  
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賧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  
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  
錢不增商賈大集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曹

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  
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  
與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閭遷江東轉運司  
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  
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  
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事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



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  
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長可  
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  
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  
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  
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  
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  
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三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  
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  
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嚙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  
不卽報脫有關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  
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  
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  
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  
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  
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  
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  
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  
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



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脩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勾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卽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者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濬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修局宋主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旣久加葺之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旣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



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旣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  
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璿與侂胄  
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  
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  
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旣成而後足以供  
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  
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  
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  
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  
自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  
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  
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  
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卽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  
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  
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  
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  
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  
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



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  
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  
彙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  
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  
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燾表  
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  
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  
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斂字元功

陳斂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斂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  
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斂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  
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閣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

宋史卷四百一

宋史卷四百一

宋史卷四百一

宋史卷四百一



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  
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  
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  
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險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  
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  
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  
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  
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  
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  
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  
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  
孰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  
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  
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  
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命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



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况敵情多  
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  
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  
軍升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  
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  
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  
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  
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  
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

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  
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  
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  
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  
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  
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  
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



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旣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



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  
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一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  
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  
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  
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  
塲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  
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  
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  
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

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北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旅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卽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俸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畏  
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



鳳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  
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  
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  
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  
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  
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  
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

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  
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  
自武節郎超後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  
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惟楊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  
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  
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  
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  
貴代之再遇旣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  
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



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合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雁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填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旣而絕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頃更矢集樓墻如蟬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濠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旛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



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  
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  
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  
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  
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  
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  
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  
桀驁再遇狀其罪于詔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仔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

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  
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  
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  
風奔劍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  
請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  
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  
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  
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



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卽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具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劉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勝諭四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辨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旣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檀



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夷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懋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  
疏匈間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  
兩卽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恟疑虛喝  
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兵獵撫諭四川時沿  
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  
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  
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  
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  
所見劄白環堡與西和相爲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  
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  
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  
前卽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砦旣堅金人決不  
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  
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  
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遠  
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  
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  
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  
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



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  
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  
興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  
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  
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  
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  
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賊  
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躉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歎塞願降者衆  
丙以爲此正再閱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與問罪  
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丙使所愛  
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  
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  
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劄大成樂  
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  
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壽  
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  
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



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太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  
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  
卽檄兼叅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  
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  
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  
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  
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借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  
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曩  
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  
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篁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  
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詔  
起丙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  
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  
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  
上台昔秦使苴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  
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  
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  
於旣往豈容不懲涕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  
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



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巒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支

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雜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



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  
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  
脩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脩特未當  
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  
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  
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  
鞏鳳翔委丁煇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寯子寧  
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旣而攻鞏不克  
乃已丙卒計聞以少傳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  
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諡忠定丙

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  
源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  
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擘  
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  
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  
軍倉兵曠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  
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  
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曠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原因與深相



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傳檜之徒曦脅安丙爲  
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  
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屬夢  
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  
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  
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决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  
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榜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  
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  
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觀巷從  
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  
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  
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  
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揚  
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决君玉先屬  
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  
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  
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啓  
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



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  
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  
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  
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  
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  
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  
叅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極其還欲廢之  
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  
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  
銳射偽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詔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  
祿禱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禱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  
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詎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  
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  
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喜勸之  
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  
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



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  
辭若用聞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  
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  
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  
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  
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已也  
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  
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  
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  
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餽以酒巨源曰一  
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宜撫念之癸酉巨源舟  
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  
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塋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  
數步謂曰宣叅父曷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  
叅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  
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  
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  
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  
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章求免  
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



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  
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先祖  
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寃朝  
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  
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夫中大夫  
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諡忠愍于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  
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  
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

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  
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  
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  
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  
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  
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  
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  
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  
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  
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  
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王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  
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王  
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  
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  
巨源傳廼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  
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  
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  
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  
英雄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  
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  
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官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  
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于兵皆棄挺而走  
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  
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  
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  
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



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偽  
宮亟馳告丙宜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  
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贖之丙  
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  
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  
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  
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  
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  
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  
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  
將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  
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僥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  
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  
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爲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  
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  
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  
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  
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  
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殮曰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悞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偽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論曰陳斂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諱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具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亂乎



宋史卷四百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開禧舊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枋與棠交方遂從枋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勸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二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焚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竇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奏曰



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  
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  
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  
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  
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逼於  
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  
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  
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  
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  
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  
張興李雄翰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  
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  
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  
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  
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  
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  
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  
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張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後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襲完



而來若壽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  
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  
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先化境出若  
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  
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入  
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  
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  
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  
貨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  
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  
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  
同時竝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  
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  
空其貨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  
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燬其將李提控再興  
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  
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  
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



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遣  
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  
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微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  
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墮于襄陽以端明殿  
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  
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  
駭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  
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凝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後通判真州改大理司  
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  
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  
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  
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  
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  
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  
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  
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  
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餒啗盡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  
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  
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  
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其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  
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肅復關  
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罰平等尚懷異志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幾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  
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  
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至邢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  
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  
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  
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霍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  
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以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  
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



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  
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  
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字术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  
旣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  
半細軍喪者幾二十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儒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  
爲所擠以沒涉弱之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



宋史卷四百三  
列傳  
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太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投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焚藜者十踏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

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劔對樓鷄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一  
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  
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  
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與據門拒戰斬從義  
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若于久長嚴陳以  
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  
乃斂髑髏立人頭塚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  
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  
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  
顏董犯襄鄆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  
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  
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  
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  
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  
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蒿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翔戰棚防城隕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  
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  
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  
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  
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潭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  
糊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  
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  
市勸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  
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  
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  
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旣誅遣將收復李貴  
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



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  
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  
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  
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  
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郤之旣而金人犯成州威自  
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  
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  
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  
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  
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  
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  
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  
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  
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  
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  
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  
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爾齒馬及精兵凡三千  
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士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  
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  
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人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



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絲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與帥陳立等分道竝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尙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龜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楊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克偏禪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鵲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棊號紫大蟲圖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族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冠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矣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終

宋史卷四百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曾公亮言在國錄軍國書前書若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汪若海

張選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高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二刻而文



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犄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進欽宗用爲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臬執異議以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卽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克帳前差使高宗旣卽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廼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言明暢允文大



感悟卽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  
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  
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  
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  
遁若海遣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  
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  
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  
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  
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  
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  
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  
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  
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  
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  
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  
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  
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下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  
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陛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  
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  
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耻



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  
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  
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  
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  
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縣闕令  
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  
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  
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  
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浚江  
諭使張匪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燬燼考版籍正租  
賦數月之間赦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  
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  
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  
與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大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  
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  
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  
降其衆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  
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旣  
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



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  
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  
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郎  
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  
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  
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  
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  
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  
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  
者宜從前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夫於太煩諸緡  
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  
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  
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  
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  
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  
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



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實自四明控  
制海道衆論紛紛運直入贛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  
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  
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  
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  
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  
安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

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運

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

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  
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尙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  
六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  
具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  
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  
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  
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  
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  
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  
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  
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  
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  
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  
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  
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旣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列傳 十一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旣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未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百持鋤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



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禘祫  
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  
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遠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含畫  
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  
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  
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  
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  
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  
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鉤薦爲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  
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  
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  
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  
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  
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  
民安居懾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家  
悉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  
沈誑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潛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



兼知麟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  
景珪及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日優遷其官而罷言  
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  
珪脅持臺諫茂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  
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  
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  
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  
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  
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日常所講論語今  
安得卽有講義已而聞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  
詩禮與篇剌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  
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  
多不可用逢吉日熹議祀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  
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  
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  
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胄去  
龜年復以論侂胄繼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  
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  
旣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  
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歛板



甚恭逢旨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  
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  
卽言於上前效朱待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閣  
職卽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  
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  
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  
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  
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  
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  
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  
謂其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  
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  
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毋計引  
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  
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  
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



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帟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爲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贑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



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暈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卽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

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饌時歛散稍稍以裕同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曰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卽奏闕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拭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  
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  
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  
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  
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  
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  
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  
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  
穎因接伴金國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  
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塲以額  
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  
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  
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  
軍錢佐之邀雜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爲失于人之  
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旣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慮  
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  
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  
興國官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  
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  
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  
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  
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  
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  
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  
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  
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  
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  
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  
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卽參  
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端  
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傳良究名物  
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  
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  
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  
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  
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喉御  
史徐榘擊之鑄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  
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  
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

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  
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馬禰知江州奏乞郡得節  
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  
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  
父故讀其磨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  
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  
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  
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終

宋史卷四百四終

無

五

知

四



